

【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】

# 疫情全球化更需要平等对话的思维

对话人：郭文斌(宁夏作协主席)

韩春萍(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)

韩：您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《农历》表现出对话性，而您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兰州等地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，给我的感觉是您把自己的生命观传达给读者。今天，请您谈一下对话思维。

郭：之前在京召开的《农历》研讨会上，评论家李敬泽说《农历》好比《吕氏春秋》《礼记》，先写天，再写地，再写人，是“天地人”的传统。没错，整部《农历》，就是写“天地精神”的。读完《农历》你肯定知道为什么我要选择对话性叙事。

韩：对话性结构是智慧经典的一个普遍结构。

郭：对，儒释道三家的经典，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，有两卦最为吉祥，一为谦卦，一为泰卦，都是对话姿态，特别是泰卦。乾坤互换，象征着人跟天对话，跟地对话，跟人对话，身心对话，好处无尽。一定意义上，对话既是方法论，也是宇宙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，其本身就含着民本，而民本，指向谦德。

韩：我感觉您的文学观和传播观反映的是一种对话思维，当然对话还不仅仅显示在思维层面，还有更丰富的内涵。

郭：是啊，上升到思维就是文化了，文化最核心的就是思维方式。一定意义上，思维方式就是人的本质。你怎么思考问题，就可以看出你在哪一个哲学层面。中国人典型的思维是阴阳思维，一事当前，不但看它的阴面，还要看阳面。中国人为什么要讲天人合一呢？因为人只不过是宇宙大阴阳结构中的一个小阴阳体。如果不天人合一，对等关系就解除了，对等关系一解除，生命力就终结了。

韩：对这种对话思维我深有体会，比如我参加六七年的公益活动，收获最大的是对话思维。所以，刚才听您说，为什么传播是与受众对话。在对话思维中碰到跟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，或者自己的主张别人不一定认同的时候，不急去反驳和说服别人，努力创造对话语境，只要有对话就有展开的可能，就有传播的可能。

郭：对，对话最后可以延伸几个方面，第一让人有参与感，很民主，要说民主都不准确，应该是民本，中国古人不讲民主，讲民本。自然现象被认定为上天垂象，是大自然发给天子的信号，天子通过反省和天道对话，其背后潜藏的逻辑是“天文”，这种由“天文”投射而来的“人文”，自然包含着敬畏、谦谨、自律。

韩：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，对话就是一种求道态度，对话者永无止境地接近一个本体，或者说一个本体。

郭：是这样，只要对话在，生命就处在一种激活的状态。整个的禅宗公案看起来，就是一个对话流，只不过它的对话跟儒道两家略有不同，更有主动性、风格性。

韩：对话主体是需要很高的境界的。

郭：对，关系到他的认知度、价值观、行动力，换句话说就是他的能量级要达到那个程度，到了那个程度，他就会看到整个文化就是对话。

韩：这种对话思维我很认同，但是在社会竞争性很强，竞争性是对立思维。

郭：对，竞争性思维不同于阴阳思维，阴阳思维指向中和。中国古人也讲竞争，却是向内的，那就是战胜自己。当竞争指向向外的时候，结果往往是灾难。因为中



国文化的特点是整体性，当你有竞争概念的时候，已经把整体一分为二了。一分为二意味着什么呢？已经带着一种对立感了。中国人不讲杀毒，讲解毒，中药里面没有杀毒丸。

韩：我读《农历》《寻找安详》等著作，内心感到安和、平静、放松，原来是您的文字中没有杀气，只有和气，您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写作传统节日，莫非也是为了传达这个“解”？

郭：对，“解”是化敌为友，化负为正，把杀机变成生机。“安详哲学”也好，“农历精神”也好，都在演绎生机。大家在《农历》中看到的那些天地人的对话，仪式感，精神的狂欢，都是为了再现这种生机感。《寻找安详》之所以帮助不少人走出抑郁症困境，大概就是为读者提供了可以唤醒生机记忆的对话场。因此，有那么多人愿意诵读它，不少人把整部书都读完了，上传到音频平台。

韩：那种感觉让我们终于明白了小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意味着什么，这种文化在人一生的人格发展中都有重要意义。

郭：中国人之所以特别注重知行合一，也是为了保持天地人对话的通畅。传统文化的学习也好，传统哲学的学习也好，最后如果落不到行动上，往往会沦为谈玄说妙，而当一种文化变成谈玄说妙，不能和烟火生活对接，就要被一种新的对话系统代替。

韩：谈玄说妙里面还是有傲慢和贪欲。

郭：对，老子为什么讲“为学日增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”，就是要把说话的欲望打掉，捡起行动力，用行动去对话，把榜样做出来让人看，这才是最好的对话。

韩：当前这个社会非常需要这种对话思维。

郭：对话思维有个好处，能有效解决问题，因为所有的对话都有特殊性和普遍性。普遍性的那一部分大家碰到了，他的问题解决了，他就产生喜悦了，产生了喜悦，他就接着把喜悦分享给别人，传播就完成了。

从解决现实问题的层面来谈，比如这次疫情，大家都在讨论杂草是如何生长

伴随疫情的全球化，国际之间的对话顺畅与否受到不同文化思维的影响，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崇尚对话思维的价值观念。对话既是方法论，也是宇宙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，其本身就含着民本，而民本，指向谦德。

的，却很少有人讨论草是如何长出来的，种子是怎么到土壤里面去的。这就是古人讲的因和缘，不除因，只除缘，问题永远不会解决。包括降低恐慌，我看到的心理干预方案，多是技术性的，形而上层面的不多。技术性的方法是有用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韩：是这样，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些小视角问题，如何把对话思维普及到个人生活层面，给大家带来一些现实帮助。

郭：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普遍性，“寻找安详”公益小课堂“三途二径知道中”的课程设计，就是为了解决你提出的这些现实问题。第一途是读经典，本身就是对话。跟老子对话，跟孔子对话，一百个人齐读的时候，又是一次集体对话。一百个人读《论语》跟一个人读是不一样的，大家在共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就自动解决了。共振产生了，对话的效果也就产生了。第二途是写反省日记，跟自己对话。古人之所以注重忏悔，就是跟本质对话。儒家为什么讲忠恕之道，也是通过将心比心对话。“将加入，先问己”。第三途是改过。写反省日记时，意识到我今天伤害别人了，应该给人家说一声“我错了”，不管见不见对方，念头一动，已经跟他的本质

产生对话了。如果体现在行动上，又是一次大对话，这是“三途”。“二径”就是看自己的缺点，看别人的长处。

要说最重要的对话是“知道中”，时时刻刻保持现场感，才是大对话。因为现场感事实上是一种个体性跟整体性的对话，走神了就是你的整体性和个体性剥离了。

课堂的设计本身就是对话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在课堂好转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浪子回头。他们到社会上，展示良好形象，也是一次对话。

韩：更广泛的对话其实是更多关系通道的打通。

郭：对，先人们的哲学性对话深不可测，终极的对话完成事实上就是个体归于整体，就像孩子归于妈妈的怀抱。你刚才提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，对话的目的最终是回到道上去，好比面包和面条通过对话，回到面缸里去。到了面缸里，它们的对话就完成了。一旦回到面缸，曾经水火不容的关于面包和面条孰优孰劣的争论自动中止。我们一直讲真理，但真正抵达真理很不容易。没有回到“面缸里”的经历，一切都是妄谈。

韩：是这样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每当人们试图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就会有对立思维，试图说服别人。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道理。但是对话思维就是以话题为中心，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只要跟对方展开对话，不急于得到结果，让对话自然发生，耐心投入在对话过程中。

郭：对话首先要设定前提，你不能把足球场的规则拿到篮球场去。对话频率就显得很重要。是三维空间，还是四维空间？到了四维，时间不存在了，你再讲时间，已经失效了。所以，你看老子和庄子，特别是庄子，从来不讲道理，只讲故事，只用比喻。

和“非典”不同，这次疫情，人们普遍的感受是被淹没在信息流中，千万种对话机制铺天盖地而来，真假难辨，让人们无所适从，很多人轻易被裹挟。

韩：二十一世纪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战争，但战争发生在人的心里，更需要对话。

郭：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其实就是心理战，心理战说到底就是文化战，就是你给人类给出的价值观的合理性，因为在媒体高度发达的时候，战争其实是靠对话完成的。决定对话能力强弱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对话者所依据的逻辑系统，说到底就是价值观。再往深里讲的话，就是正义性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谁在道上，谁就是赢家。

“一带一路”、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就是很好的对话逻辑。对话需要“通”啊，舆论需要“通”啊。共同体的这个“共”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核心，大一统和整体性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质。孔子讲的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“一”就是整体，如果是“二”就变成二元了，孔子为什么讲“一以贯之”，就是强调整体性。老子也讲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

韩：所以我很珍惜我所从事的教师这个职业，真正的教师追求的是永恒对话，传道授业解惑。

郭：这个比什么都可贵，所有的问题，究其根本，都是教育的问题，这次全球疫情大爆发，说明人类的教育出了大问题。